



于晓君 国画《琴屿紫霞》

我与晓君在青岛画院共事十八年,相互认识还逾二十年。晓君现在还很年轻,那时更是一个青年。我们非常熟悉,却是我第一次为晓君写点文字,反倒迟迟下不了笔,唯恐挂一漏万。但,哪怕开口便错,总是要写的。

晓君小我十岁,出道却甚早,早慧且持续思考,这就了不起了。他的山水画是建立在深切体悟和缜密思考基础上的艺术实践,而且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图式和基本面目,众多画作中一眼即可知晓哪幅是晓君的,这已很厉害,加之他的作品有一种文气和冲淡虚和之气,尤为难得。晓君尚年轻,绝非山水画的斫轮老手,但他似乎已获得了一些独门法宝,让人不可小觑。石涛说:“作书作画,无论老手后学,先以气胜得之者,精神灿灿,出之纸上。”晓君的画有此第一印象。

图式。从五代宋元开始,真正的中国山水画道有千年的历史,其间大师巨匠辈出,中国画的理论和精神也多出于山水画。山水之中,包蕴着中国独特的写意精神和笔墨构图方式,但在今天如何画出当下时代的意味却是课题。晓君师从胡应康先生,师徒均是低调有实学之人,其中对图式的思考和成果让人叹服,俯瞰构图视角,点线面的几何构成,开合节奏的纵横穿插变幻等等,造就了独特的现代视阔中的笔墨图式,加之山水写生与创作变化非常管用。在气象气韵气势上也可自如变化,曲尽其妙。

造境。清初诗人、画家方士庶在其《天慵庵随笔》中认为须“因心造境”,他说:“山川草木,造化自然,此实境也。因心造境,以手运心,此虚景也。虚而为实,是在笔墨有无间衡是非、定工拙矣。”晓君的山水中,虚实处理特别好,他似乎从来都有超越真实的山水具象的能力,能够自我编织山水的笔墨语言,留白、变形、云雾、纵横、正奇等等元素,自然融于画作,“境由心造”,造出心象,造出意象,造出艺象,同时不断锤炼锻造超越符号化的个性语言,包括空间语言、时空语感,从而实现艺术心灵的自由,实迹也充满空灵超然之气。

笔墨。无笔墨,则无国画,亦无写意。中国画,以诗为魂,以书为骨,以意为体,以笔为用。晓君深知此道,笔墨之道,合乎阴阳辩证,讲求气血洞达,但又忌抛筋露骨,妄生圭角。黄宾虹创“五笔七墨”之说,谓:“笔力是气,墨彩是韵,千变万化,肥不臃肿,瘦不枯羸,入于规矩之中,而超乎规矩之外。”晓君的笔墨强调骨法和畅达,以气韵生动为指针,有节奏,有变化,他虽然不事谈论所谓漏痕、折钗股、锥画沙、印印泥等,却笔笔紧扣,在实践中用笔平、留、重、毛等,达到厚、朴、拙、雅的笔墨效果,多用渴笔枯墨,却不拒水冲晕染,时而带燥方润,时而黑中透亮,从而实现骨气贯通,血肉丰美,并且笔墨不染俗气低格。

修养。晓君热衷读书,更注重艺术思考,并且和许多前辈大家一样,喜欢谈论艺术,甚至滔滔不绝,“酒酣耳热说文章”,有艺术家的单纯和执着,在他人看来,情态颇为率真,有时静雅平和,有时乱头粗服,但诚挚单纯,也许这才是缪斯的安排,虚室生白,不拘形役。晓君的综合修养在于他常常深入思考艺术的本体逻辑和路径,对艺术体现心、灵、气、精神等方面极为用心,极有心得。他在书法上虽不太下死功夫,但读帖甚广甚多,颇能体现在字迹上,书写有格调有怀抱,似乎有鲁迅、谢无量等书风的气格。这些都滋润作用于他的山水。

智慧。艺术似乎往往是孤独的象征,苦闷的象征,世事纷纭,光阴荏苒,如白云苍狗,东坡云“如驹中隙,石中火,梦中身”,山水画的精神有时也微茫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,难以捕捉,且极易丢失,因为一方面山水有具象,另一方面世事多无奈,画着画着可能会忘了出发的初心和主张。能够坚持寻找较为纯粹的艺术方向和内涵,既需要持续的定力和专注力,更需要超越升华物象世态的智慧。刘熙载《艺概》中云:“高韵深情,坚质浩气,缺一不可为书。”晓君对以上诸般物事有清醒的思考和认识,他的专注力笃定充实,又常常具有超越世事的超然心态,宠辱不惊,云卷云舒。

总之,晓君的画作中有老庄哲学中的虚极静笃、恬淡虚无之气,也有孔孟哲学中的允执厥中、平和中正之气,这些气息在当下是较为难得的。东坡曰:“静故了群动,空故纳万境。”静空虚和,萧瑟淡泊,是艺术的至境,晓君会心不远。

作者简介:宋文京,书画家,艺术评论家,人文学者,青岛画院一级美术师。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

恬淡虚和

澄怀味象

——观于晓君山水画

宋文京

文武结合:《长空之王》VS《空天猎》

陈敬刚



以空军为题材的国产片并不多见。2017年上映的《空天猎》是零的突破,完成了一次勇敢的尝试。整部电影前面讲述主要角色艰苦训练的过程,中间点缀一些感情戏份,最后是一群空军精英应邀跨境救援,参与反恐作战,在境外天空展开一场生死对决。而《长空之王》则讲述了雷宇等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成为中国新一代试飞员,在队长张挺带领下参与新式战机试飞,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成长的故事。

牺牲与拯救都是影片中最能打动人的情节,《长空之王》恰当地调动了这些情节点,既有雷宇、张挺、邓放等冒着生命危险拯救飞机和战友,也有雷宇跳伞受重伤和张挺坠机牺牲。酷炫的画面和紧张的情节,顶多能成就一部“好看”的电影,只有塑造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,才能真正成就一部“好电影”。《长空之王》之所以好看,还因为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令人信服。比如,田壮壮饰演的魏总工与大队长打赌输了,只好扎着一个可笑的小辫子,显示出科研人员的好烟。而一向严肃的张挺搂着魏总工的肩膀,还把自己的好烟留给他,表达了试飞员对科研人员的高度信任。张挺牺牲后,魏总工真正理解了“性命加使命才是我们的生命”的意义,面对还要不要重复试飞的犹豫,指出只有同等条件下复飞,才能得出科学的数据。张挺妻子看着丈夫留下的数百张火车票,以及木刻的丈夫头颅两个细节,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表现出痛失至爱的哀伤。

《空天猎》相对于《长空之王》却显得缺少戏剧冲突,缺少险象环生的成分。男主一出场就是中国式超级英雄,女主出场就是高大全,人物没有命运起落,剧情没有太多悬念。下半段进入拯救人质模式,全程打打杀杀,故事缺乏起承转合。虽然充斥着紧张的对打、追逐场面,却使得观众因长久紧张而疲惫,因疲惫而懈怠,而有些情节则过于松缓,缺乏必要的艺术张力,无法调动观众的欣赏兴趣。

在人物塑造方面,《空天猎》的主角固然高大上,却不够立体丰满,少了烟火味道,没法给观众造成深刻的心灵撞击。情感戏也是如此,男主生死未卜,女主回忆起男主对她的表白,这应该是最煽情的节点,却无法催人泪下,原因就是人物情感没有细密的铺垫,没有水到渠成的推动过程,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,情感副线为了发展而发展,不能让人产生足够的代入感。由于文戏薄弱,票房和口碑都不尽如人意。

而《长空之王》的可贵之处,不在于视听呈现的酷炫,而在于文戏设计的真实合理、可信度极高。全片由五次各不相同但不断升级的空中危机构成,头尾的两场空战形成呼应,中间的三次空中试飞危机层层递进,而且结果不一。穿插期间的文戏,军人之间干净利落、亲人之间点到为止、人物的行动和情感反应合情合理,对话密度和情感尺度控制在恰当区间,不把感情做满,给观众留下主动体会和补充的空间,做到了能文能武,这才是《长空之王》最大的成功。

影视作品的拍摄角度可分为平视、俯视、仰视三种。《长空之王》之所以堪当中国空军飞行题材影片代表作,首先得益于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,拍出了飞行员空中格斗的真实感。无法实现“空中格斗真实”曾经是中国飞行影片的软肋,就像一度无法逼真呈现“战场真实”限制了中国军事大片的创作。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,通过虚拟摄影棚和后期数字技术配合,如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。《长空之王》足以证明,中国的特效制作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前列。三种视角的有机结合与灵活运用,充分增加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。空中战机的大量高难度动作,场面宏大精彩,双机呼应,单机决斗,追击与反追击,埋伏与反埋伏,巧妙躲避雷达,重头空战戏里的战术配合,壮观逼真,由高科技支撑的空中作战使人大开眼界。自上而下的俯镜头给人气势恢宏之感,进而增加必要的气势,发挥既定的艺术效果。而自下而上的仰镜头则可产生高大、威严的效果,使观众对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产生敬仰的心理,从而具有独特的“审视”内涵。

不可否认,《长空之王》的剧情依然有些老套。比如角色设定问题、情节安排问题。虽然剧中集中体现了三次空中险情,但是试飞过程中对于飞机本身结构强度、航电、飞控、人机工程等方面的“试”都没有怎么体现,体现的就是国产航空发动机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。另外,影片在叙事结构和人物的矛盾冲突设计上也略有欠缺。

但瑕不掩瑜,作为空军实战电影国产片处女作,《长空之王》仍不失为一部极具经典意义的主旋律佳作。可以说,《长空之王》是站在开创先河、抛砖引玉的《空天猎》肩膀上更上一层楼。

作者简介:陈敬刚,影视创作人,青岛市影视家协会协会会员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
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青島」
扫码关注